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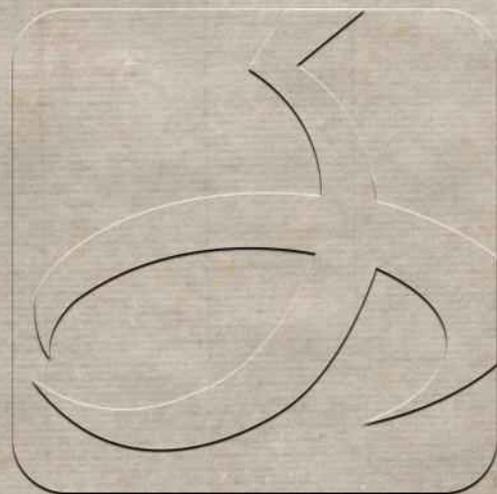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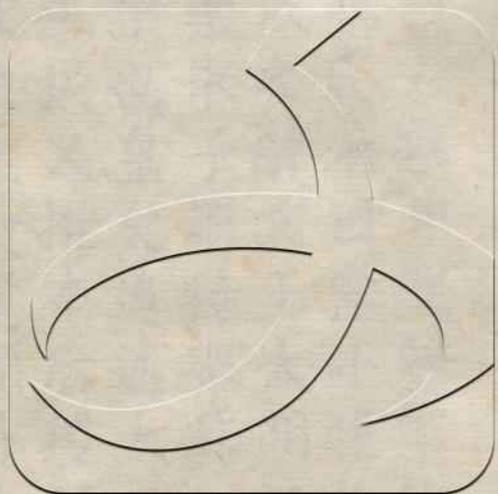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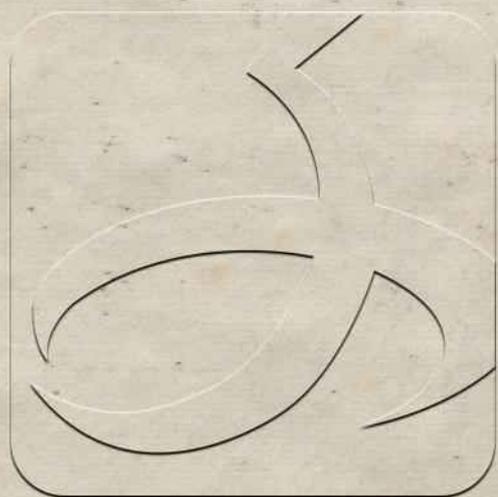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231.1127  
1032  
214



部	類
共	冊
第	冊
編列	字 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大雅三

**集傳** 說見小雅

**集說**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氏禾曰。察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頌。胙之詩。旱麓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



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黃氏佐曰。左傳吳季札觀周樂。至於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樂記。師乙亦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又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猗與文王之德。章於關雎麟趾之化。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純亦不已。猶於穆之神也。武王傳及成康。儀刑而已。後王厲及宣幽。依違文王之德者。則變大雅之美刺作矣。然歌樂以養成天子之德。則惟正大雅為常奏之聲。而大師道其德焉。故經解論樂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所謂直已而陳德也。理義深長。詞旨廣大。其斯所以異諸小雅者歟。

###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

音烏

昭于天

叶鐵

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叶上

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叶羽  
已反

**集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

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

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

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

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

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

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

左右。輔氏廣曰。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其上。是以子

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

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朱氏公

公七年。追錫衛襄公策命之詞。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

理或然也。

**傳說**

歐陽氏修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

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

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

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

之眷命而興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

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王氏安石曰。周

受封自后稷。則為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

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

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  
德顯命時。閒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  
在上帝之左右。與  
之同運而無違也。

○**亶亶** 音尾 **文王** 音聞 **令聞** 音聞 **不已** **陳錫哉** **周侯** **文王**

**孫子** 叶獎 **文王** **孫子** 里反 **本支** **百世** **凡周之士** **不顯**

**亦世**

**集傳** **賦也** **亶亶** **強勉之貌** 輔氏廣曰。亶亶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

緝熙二字相似 **令聞** **善譽也** **陳猶敷也** **哉** **語辭** **侯維也** **本宗子**

**也** **支庶子也** 孔氏穎達曰。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

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 ○ **文王非有所勉也** **純亦不已** **而人**

**見其若有所勉耳** **其德不已** **故今既沒** **而其令聞猶不**

**已也** 李氏樛曰。惟文王亶亶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 **令聞不已** **是以上**

**帝敷錫于周** **維文王孫子** **則使之本宗** **百世為天子** **支**

**庶百世為諸侯** **而又及其臣子** **使凡周之士** 孔氏穎達曰。士者下

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亦世世修德** **與周匹休焉** 李氏樛曰。天既錫之以造

周之命。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臣之子孫。則文王之德盛矣。而天之所以錫文王亦至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 **勉勉乎不倦** **文王之勤用明德也** **其善聲聞日見** **稱歌無止時也** **乃能受命造周** **其子**

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王氏安石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黃氏樞曰。文王至誠之德。疊疊而不已。則發而為令聞。亦無有窮已。推而及於後世。亦無有窮已。八百其年。三十其世。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朱氏公遷曰。文王盛德之著。不以今昔而有閒。則天之福其後者。亦不以子孫臣子而有閒也。○朱氏善曰。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于叶

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

寧。

**集傳**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輔氏廣曰。勉則無急。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

可知。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

矣。謂之夜。又木橫。濟濟。多貌。毛氏萇曰。濟濟。多威儀也。○

日楨。直曰榦。濟濟。多貌。孔氏穎達曰。多士。是上世顯

之人。則諸侯及公卿。○此承上章而言。朱氏公遷曰。承

大夫。此文皆兼之。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敬如此也。世言。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

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爲

安矣輔氏廣曰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

也寧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

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爲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劉氏彝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生也

而文王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王氏安石曰楨

國所持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輔氏廣曰多士之生於周國爲之楨榦二程子論治天

下之道未始不求賢才爲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爲周之士乃所以爲

周之國也○嚴氏粲曰牆特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朱氏公遷曰傳世之顯即謀猷勉敬而

可見謀猷勉敬是以能爲周之楨榦而文王賴之以安也美哉多士生此王國可謂盛矣然非王國克生何以

能致是哉謂之克生則所以長育作成者有其道故羣臣之德傳及子孫而世之顯也如此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

熙敬止古雅反

哉天命有

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叶蒲北反

**集傳**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

真氏德秀

曰詩言緝熙者四文王之詩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止語辭。假大麗數也。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

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

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

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

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嚴氏粲曰。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

也。

**集說**

毛氏萇曰。盛德不可為眾也。○孔氏穎達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輔氏廣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於天。不已於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績。熙明不已而已。可謂

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張氏所望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

京。叶居良反厥作裸。將常服黼音甫。尋況甫反王之蓋才刃反。

臣無念爾祖。

**集傳**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朱氏公遷曰。曲禮注

云。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嚴氏

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

也。嚴氏祭曰。裸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將行也。酌而送

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是送爵。亦

是行之。其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孔氏穎達曰。冬官義同也。續人云。白與黑謂

之黼。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而表之耳。董氏。皐。殷冠。道曰。黼黼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

也。孔氏穎達曰。郊特性及士冠禮。皆。蓋先代之後統承。云周弁。殷皐。夏收。故知。殷冠也。蔡氏沈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也。賓。以客。禮遇之也。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玉指成王

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

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

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

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

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

周。而痛殷之亡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眾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眾士。乃服

其服而來助周祭。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王氏安石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惟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嚴氏粲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朱氏善曰。膚敏言其才之美。裸將言其職之共。黼黻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無念爾祖。聿于筆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反

福。

叶筆

殷之未喪。

息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駿

音

命不易。

以鼓

**集傳**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

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

劉氏瑾曰。言難保也。

○言

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

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李氏樛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

德足以配乎上帝矣。

朱氏公遷曰。此指殷之六七賢君言之。

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

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

○嚴氏粲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股也

○蔣氏惇生曰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修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機又在已而不在人也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為鑒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王業興廢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詳切如此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叶姑宣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叶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叶房

**集傳**賦也過絕問無過爾躬朱子曰無自過宣布昭明

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

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

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

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注儀法文王之德子思

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文王之什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  
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集說**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  
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  
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呂氏大臨曰。凡欲配天命者。當  
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  
邦所以作孚。○呂氏祖謙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  
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  
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  
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又王與天  
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  
○王氏柏曰。初言文王。只如此。疊疊然強勉做將去。而  
令聞自至今不已。疊疊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  
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  
字而已。此令聞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  
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  
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劉氏瑾曰。天  
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  
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  
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  
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  
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  
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

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案此詩一

章言文王有顯德。而止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

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

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

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

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

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

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

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

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

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

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

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

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集說**

張子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

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子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輔氏廣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劉氏瑾曰：敬者，干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複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辰

天難忱

市林

斯不易

以

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反四方

**集傳**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

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

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

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

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

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

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如此○范氏處義曰

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

修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

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又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

戒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為王亦不

易如紂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

謂命靡常也○呂氏祖謙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

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我

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朱氏善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案**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人相通之故亦微矣哉前詩言文之德合於天天之命集於文而終之

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以見天人  
之合一。此詩首二句。即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為一篇  
綱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也。天監  
在下。而命集於文王。上帝式臨。而保佑乎武王。順天者  
天必興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威靈赫  
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

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

叶尸羊反生此文王

**集傳** 賦也。摯國名。仲中直衆反女也。任。摯國姓也。毛氏萇曰。摯國

任姓之殷商之諸侯也。黃氏一正曰。摯。奚仲之後。自

嬪婦也。京。周京也。李氏樛曰。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是

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音規

汭。嬪于虞也。蔡氏沈曰。釐。理降下也。史言堯治裝下嫁

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

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集說** 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

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  
胎教。○劉氏彝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  
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  
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

武王焉。○王氏安石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李氏樛曰。言文王之有明德。由其母之賢而致之。○輔氏廣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妣。皆是也。其意深矣。○鄒氏泉曰。大任。王季俱有其德。一維德之是行。王季之德。如明類長。君是也。大任之德。如思齊思媚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

力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

逼反

**集傳**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

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朱氏公遷曰。敬以直內。故不回。方

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云。有君

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輔氏廣曰。前篇釋厥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嚴氏粲曰。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

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覲倖之心則邪矣。○朱氏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

有子。叶獎禮反

**集傳**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

郃音合陽夏陽縣。皇輿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隸陝西今流已絕。故去水

而加邑。王氏應麟曰。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

邦。莘國也。子。大妣也。梁氏益曰。莘。妣姓之國。文王妃大

有。大妣。家祠。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

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

朱氏公遷曰。初年。猶曰壯盛之年也。或謂即位之初年。恐鑿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

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

能為矣。

**集說**

嚴氏粲曰。述天生大妣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天為生配。在洽水之北。

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始非偶然。天實為之。○朱氏善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夫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洽陽渭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為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益可信矣。

○大邦有子。倪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集傳**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蘇氏轍曰。昏禮既問名。則卜。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孔氏穎達曰。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大小。為等差耳。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大。如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天子

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真氏德秀曰。其禮盛。故其光顯。○黃氏一正曰。倪。天之妹。以其德與天合也。親迎于渭。至莘之界也。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而文王遠至莘界者。洽陽在其境內。且文王為世子。不嫌於遠迎。

也。姚氏舜牧曰。詩於犬任大妣。備叙其所出。而於嫁  
嬪親迎之禮。一一詳之。見聖人重大禮而不苟。且以見  
其合之  
非偶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纘子管女

維莘。所巾反長丁文反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

命爾燮伐大商。

**集傳**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行嫁篤厚

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饒氏魯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

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右助燮和也。陳氏鵬飛曰。書言燮友柔克。有和順

之意。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

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

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集說**輔氏廣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

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朱氏善曰。有大任以爲之母。有大妣以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

歌 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集傳**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氏萇曰：旅衆也。如

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梁氏益曰：衛之汲縣故商

都牧野之邑。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

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

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敌

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

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

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集**王氏安石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蘇氏

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

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

也。○呂氏祖謙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苟較強弱而計

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

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劉氏瑾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

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音彭彭維師

文王之什

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叶謨郎反

**集傳**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

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孔氏穎達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

縱兵也輔氏廣曰肆伐亦可見三千惟一心之意○朱氏道行曰上曰燮代屬主德調劑此曰肆伐屬

將帥奮庸會朝會戰之旦也蘇氏轍曰書所謂甲子昧爽也○此章言武王

師衆之成蔣帥之賢伐商以除滅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集說**陳氏櫟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

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劉氏瑾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大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

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已任詩人歌之亦以

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唯在於清

四海而已○彭氏執中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曠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

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朱氏善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

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駟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

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氏穎達曰。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昧爽者。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曹氏粹中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大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嚴氏粲曰。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爲得天助。大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會朝**

清明。毛鄭各有一解。後儒或從毛。或從鄭。然毛傳得王肅而益明。義極正大。朱子集傳依之。固宜。

**總論**

吳氏師道曰。此詩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又言武王伐商。以及尚父。明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婦姑。皆有盛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佑。昭事之聿懷。天之與聖人。又相與爲一。蓋無一而不盡其道。詩人形容之備。莫過於此。

大明八章四章章八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

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

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七

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

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閒。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

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劉氏瑾曰。事見外傳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集說** 王氏通曰。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

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

母而言。有旨哉。○輔氏廣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

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姒。有王季大任。則有

文王。有文王大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大

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

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

似。皆非苟然也。○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

言周三王積德之感。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

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

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

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

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亶。父陶穴。未有家室。

**集傳**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邢氏曷曰。瓞。一

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

人也。自從土地也。朱氏公遷曰。自土沮漆。自沮漆。二水

名在豳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後翔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

入于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

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陶窰竈

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賈氏公彥曰。古者窟居。隨地而

謂之為復。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家門。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窰。復穴皆開其上。取明。

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

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

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

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王氏安石曰。周國嘗幾亡矣。其

之初生也。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

王而後大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窰時。失官竄豳。猶尚往來郃國。未

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窰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遂

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

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

由未遷已得民心。故本周之興。自於漆沮也。○公劉始

次定詩經卷之什 卷十七 文之什

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李氏公凱曰。周家歷世不絕。如瓜瓞之生。縣縣然延蔓。自公劉遷豳。在於沮漆之地。傳至先公大王之初。其民尚復穴而處。未嘗有室家之盛。是其勢尚微也。○朱氏公遷曰。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自豳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縣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啓土之由也。稷封於邠。而不窳竄去。則有邠廢而周無民。漆沮之豳。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遡過。雖云已有宮室。但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室。何怪哉。詩意主言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勳。以見在豳而小。遷豳而大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

岐下。叶後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集傳**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

也。岐下。岐山之下也。許氏謙曰。地理攷異。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十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張子曰。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攜

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文王之先。古公避狄之難。循西方水。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夫王既得民心。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遷都自是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犬姜之賢知也。○范氏處義曰。此言犬王去邠之時。其從容如此。○黃氏佐曰。犬王雖不得已而遷岐。及其至岐。則須擇可都之地。以為稅駕之所。此又與孟子非擇取之意不相背也。○錢氏天錫曰。犬王當閒關去國。而相土擇居。規模宏遠。種種皆與王之兆。姜女與犬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

①周原膺膺

武音

董荼如飴

移音

爰始爰謀

叶謨

爰

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津

之反

之反

**集傳**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

董烏頭也。

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菴菴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菴。

荼苦菜。蓼屬。

也。飴。飴。

夕清反

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

焯

音寸又音噉

是也。

孔氏穎達曰。春官菴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焯。置於燂。在龜東。楚焯即

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也。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既契。

乃開出。其兆也。

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蘇氏轍曰。契刻也。卜者必刻龜

而灼之。○王氏應麟曰。契。漢書注作挈。

○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

亦甘。於是犬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

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

曰時謂土功之時也王氏安石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於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

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

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筮也李氏樗曰古之建國必有

以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於卜筮姚氏舜牧曰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

周原膾膾董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於山川而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迺疆迺理迺宣迺

畝叶滿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

**集傳**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穎達曰

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

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

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孔氏穎達曰豳在周原

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集說** 輔氏廣曰慰止左右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疆理宣畝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周爰

執事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蔣氏悌生曰建國之初必先正疆界以立其大綱然後及庶事以盡

條目。蓋遷國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其繩則

直。縮版以載。叶節作廟翼翼。

**集傳**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穎達曰。司空之

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繩所以

為直。曹氏粹中曰。審曲面勢。直必以繩。凡營度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

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

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

版而築也。朱氏善曰。此司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

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李氏樗曰。如所謂約

之閣閣是也。○朱氏善曰。此司徒命徒役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

為次。居室為後。王氏逢曰。毛翼翼嚴正也。孔氏穎達曰。言能依就準

繩牆屋方正也。

**集說** 劉氏彝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曹氏粹中曰。俾立室家。則定

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音俱抹之反。陬陬反。度待洛反。之反。莖莖反。築之反。登登反。削

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音皋。鼙鼓弗勝音升。

**集傳**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陬陬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莖

莖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劉氏

謂牆成脫版削其馮馮牆堅聲。蘇氏轍曰既成而削五

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鼙鼓長一丈二尺。嚴氏

鼙鼓解見鼓鐘。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章氏俊卿曰春秋傳曰魯人之皋皋緩也。役事以勿急為義故以皋鼓節之。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下

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弗勝。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抹者衆多陬陬然既取得上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

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莖莖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

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命之食

息擊鼙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必也。輔氏廣曰言治宮室獨詳於版

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苦浪反叶。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反

**集傳**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孔氏穎達曰：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伉

陸氏德明曰：本又作亢。韓詩作閔。氏穎達曰：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門之名也。將將嚴正也。犬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

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

焉。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冢土，犬社也。陳氏祥道曰：犬社，土五色而主陰，故也。其墳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木，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亦犬王所

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土為羣姓立社，曰犬社。郊特牲云：天子犬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犬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朱子曰：犬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犬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

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氏炎曰：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

故謂之宜。○孔氏穎達曰：宜，祭社之名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言

之意。二門既立，而大社遂立。大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

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劉氏瑾

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

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黃氏一正曰：外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門以聳觀望。故曰有仇。內門布列象魏。故曰將將。社雖非為戎醜而立。凡出軍。必先宜於社。軍歸。必獻於社。故特舉以為服。昆夷之端。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子洛反柞反

械音蒲貝反拔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反夷駉徒對反矣。

維其喙吁貴反矣。

**集傳**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

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

刺。械。白椴音矮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

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駉。突孔氏穎達曰。說文云

駉。馬疾行貌。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也。喙。息也。呂氏大臨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

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

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

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本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

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

文王之時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章或以為專指犬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犬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犬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犬王而終於文王耳。○劉氏瑾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犬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犬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犬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蔣氏悌生曰。犬王之遷於岐。避狄人之難。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聲譽之頓減也。惟其不以人之慍怒為輕重。而惟視吾之政。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修治。地益墾闢。昔之見侵於我者。今則竄伏而潛消。非其能自強於政治。何以得此。○朱氏善曰。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居衛反

厥生。

叶桑反

予曰

有疏附。

叶上聲

予曰有先

息薦反

後。

胡豆反

叶

予曰有

奔奏。

與走通

予曰有禦侮。

**集傳**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

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

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

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

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梁氏益曰。

陝之平陸。吳山有虞城。本在同之馮翊。鄜氏道元曰。

帝舜之後。所謂西虞也。平陸有閒原焉。則

今陝西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曹氏粹中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鍾

虞芮之所讓也。氏惺曰。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俗呼

讓畔。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

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

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

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

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

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

盛也。

**集說**

蘇氏轍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為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輔氏廣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

文王之什

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朱氏善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至是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觀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以爲文而興起之勢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

**總論**

陳氏櫟曰。王迹肇基於大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遺王所以自大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大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惟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朱氏公遷曰。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者備矣。周公未嘗舉古先聖王以為言。所以戒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大王。則曰

王季。蓋祖宗之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拳拳於成王者。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

### 緜九章章六句

**集傳**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

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

王受命之事。

劉氏瑾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正。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

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正之事也。

餘說見上篇。

**集說**

輔氏廣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

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之德。縣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黃氏佐曰。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所謂及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致傲。此大雅所以為大政也。

芄芄薄紅反 棫雨逼反 樸音卜 薪之櫛音酉 之濟濟子禮反 辟

璧音 玉左右趣叶此反 之

**集傳** 興也。芄芄木盛貌。嚴氏粲曰。樸叢生也。言根枝迫

迫音窄 相附著也。櫛積也。孔氏穎達曰。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故知櫛為

積也。○嚴氏粲曰。棫似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朱氏公邁曰。聖

則其根於心者可知。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

之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櫛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

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聖德之盛。同歸而無閒。文王德容之盛。美而且多。不可以一德

名言。但見左右之人皆趣向之。蓋德盛而人歸。無方向之限量。○韋氏調鼎曰。薪之取材之廣也。櫛之儲材之

豫也。趣者。盛德感人爭趣而不能已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反五歌 髦士攸

宜。叶牛何反

**集傳** 賦也。半圭曰璋。許氏謙曰：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

尺有二寸，公八寸，侯伯七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

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

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穎達曰：冬官玉人云：大璋中

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

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

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左右奉之，其

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梁氏益曰：判，分也。半也。璋之為

處，皆朝向裸酒之人，所謂其。我我盛莊也，髦俊也。

六師及之。

**集傳** 興也。淖，舟行貌。涇，水名。王氏安石曰：涇在

于往邁行也。六師，

六軍也。孔氏穎達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

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詩為大雅，莫非王制，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

**集說** 曹氏粹中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

三章言戎事。○輔氏廣曰：此因首章所言，而賦以

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

時，我我然無不得其所宜，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淖，匹世反。彼涇，音經。舟，丞徒楫，音接叶。之，周王于邁。

陸氏德明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

謂之櫂，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

文王之什

言淖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輔氏廣曰。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蔣氏悌生曰。聖德爲人所歸。惟觀其衆志和一之心。舟行於水。彼此相須。有不可相無之勢。民歸於德。君行師從。有不能相離之理。○黃氏佐曰。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故以爲韻。

○倬

陟角反

彼雲漢爲章于夫。

叶鐵因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作人。

**集傳**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

竟天。

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邢氏

章。文章也。文王九

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

朱子曰。遐。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

記注訓胡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蘇氏轍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董氏道曰。

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粹中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集說**

陳氏鵬飛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壽考作人之謂也。○朱子曰。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言語。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是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凡言興者。當以此例觀之。○輔氏廣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嚴氏粲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四方。**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

**集傳**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

孔氏穎達曰。二句相對。章

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

勉勉。猶言不已也。

黃氏佐曰。勉勉。即

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孔氏穎達曰。網者。網之大繩。以舉網能張網之目。故

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

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

### 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功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許氏謙曰。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朱氏公遷曰。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王氏柏曰。此詩文王得人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豐豐也。○朱氏公遷曰。此亦以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師言。至作人綱紀。則盡乎人矣。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總論**

### 棫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集說**

輔氏廣曰。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以芄芄棫樸。薪之櫛之。興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則但見其人心歸附趨向之而已初不見有能官人之意如序說也序蓋因二章髦士攸宜四章遐不作人之說而遂以為能官人而歐陽公又因序而足成其說却反失了詩之正意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戶濟濟音禮豈弟君子干祿

豈弟

**集傳**

興也旱山名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麓山足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

也許氏慎曰林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曹氏粹中曰楛可以為箭屬於山為麓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

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

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

其爭也君子云爾

**集說**

程子曰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君子

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嚴氏粲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朱氏公遷曰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

瑟

所乙

彼玉瓚

才早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攸降。叶乎  
攻反

**集傳**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孔氏穎達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

冬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孔氏穎達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真氏德秀曰。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嚴氏粲曰。言盛德必得其福。以類應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集傳**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朱氏公遷曰此可以見鳶魚飛

躍對言。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

于淵矣。豈第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程子曰作

與起之於善也。

**集說**

謝氏良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

周家作人似之。○嚴氏粲曰。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第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作之以豈第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朱氏善曰。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人之囿於德者。有自然之化。

○清酒既載。

叶節反。駢息營反。

牡既備。

叶蒲北反

以享以祀。

叶逸反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第之德。

則祭必受福也。

**集說**

李氏樛曰。清酒則載之於器。以赤色之牡則既備。言享祀祖考而受此福也。豈以清酒駢牡之故

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蠹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神降之以福。○朱氏公遷曰。德有以及乎人。斯有以感乎神矣。故其受福之必然如此。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名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集傳**興也。瑟茂密貌。劉氏瑾曰。上章玉瓚。故言燎。爨也。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燎。爨也。

或曰。爨。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陸氏德明曰。芟草燒之。曰爨。○嚴氏粲曰。箋以

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爨燎除其旁草。養治之。勞。慰撫使無害也。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也。朱氏道行曰。上介福就祭時言。此勞就平日言。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黃氏佐曰。柞棫。非

美材也。然瑟然茂密。則亦為民之所燎。況豈弟盛德也。通於神明。格於上下。豈不為神所勞乎。○章氏甫曰。神

所勞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云。德盛者神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鼓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

**集傳**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集傳**朱氏公遷曰。葛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

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黃氏佐曰。求福不回。就求福本於豈弟上。見德在是而福亦在是耳。易曰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總論**朱氏公遷曰。首末兩章。見其自然受福。二章至五章。見其必然受福。○鄒氏泉曰。此詩。見文王之盛

德。上有以得天下。下有以得人。而幽有以格神。張子所謂至當之謂德。百順之為福。詩人之詠歌。義兼之矣。

### 早麓六章章四句

**集說**

唐氏汝諤曰。檇樸。言人心之自趣。而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

思齊

側皆反

大

去泰

任文王之母

莫後反

思媚

美記反

周姜

京室之婦

房九反

大

同上

如嗣徽音

則百斯男

叶尼心反

**集傳**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周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

多也。朱子曰。案春秋傳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

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

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

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

深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

也。○王氏安石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

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歐陽氏修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衆多。○李氏樛曰。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妣而又能嗣大任。

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此周之所以興也。○王氏炎曰嗣徽音雖大妣之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故下章言其儀刑之德也。○將氏悌生曰此詩推聖德之由開於前而裕於後內助之賢世濟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妻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正始之道實為風化之原由大姜而及大任由大任而及大姒而又得邑姜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興世有賢助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張子曰未追王故稱公恫痛

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孔氏穎達曰御毛讀為迓

訓為迎鄭讀為馭訓為治。○王氏逢曰此從毛傳孟子注與鄭箋同。○言文王順于先公

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張氏栻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無非

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張子曰言接神

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朱氏善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

人各得其道也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輔氏廣曰。此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嚴氏粲曰。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于妻。至于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沈氏守正曰。神之怨恫。微而難知。曰罔是怨恫。非仁孝通於志意者不能也。

○**雖** 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

叶音貌

**不顯亦臨無射**

亦音 **亦保** 叶音鮑

**集傳**

賦也。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朱氏善曰。和治人之本。敬之至。所以為事神之本。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斲同。厭也。嚴氏

樂曰。無射。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

**保守也。言文**

**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

**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

**亦不已。蓋如是。**

**集說**

李氏樗曰。詩人之意。以謂文王之德。外內顯隱如一也。○朱子曰。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呂氏祖謙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嚴氏粲曰。此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在宮則和。在廟則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

悠久無間也。○蔣氏悌生曰。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德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於中者。純乎天。○德形於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於無為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於內外動靜之間。始終一於敬而已。

**集傳**。於在宮言其和。於在廟言其敬。照詩義分屬。而平日論此章。則專歸於敬。蓋緝熙敬止。是文德之全體。和亦從敬中流出。用分而體一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美里之

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

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

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

無玷缺。呂氏祖謙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雖事

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

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

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輔氏廣曰。大難之來。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

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譽髦

斯士。

**集傳**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孔氏穎達曰。有

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呂氏祖謙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

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

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

之美也。朱氏公遷曰。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子言。

**集說** 王氏安石曰。初言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呂氏祖謙曰。聖人流澤

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故此詩以是終焉。輔氏廣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

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

而皆及於作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

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嚴氏粲曰。言至誠為能化也。朱氏公遷曰。聖人德盛如此。天下

涵泳於教化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則所以譽髦之者。至矣。然不易致也。必久於其道。而後化成。彼乍作乍輟

者其能與於斯乎

**總論**

陳氏櫟曰。文王之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大姒。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特成已。而且能成物矣。薛氏瑄曰。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

###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此詩。毛傳以為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為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兩章章首。皆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箇不字。其章義又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傳誤分之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待洛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叶達各反

**集傳**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

國夏商也

黃氏佐曰大王當祖甲之時殷政漸衰故云然

不獲謂失其道也四

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

耆致也

程子曰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曰耆致也。朱氏公遷曰致猶取也言其德為上帝之所取也

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輔氏廣曰。式如式樣。如匡廓之廓。此謂

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

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

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

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

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集說**

程子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焉。上帝者之謂天命所歸。式廓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

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天子。由百里而四海。是增而大之也。○范氏處義曰。大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察視四方。求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也。○蔣氏悌生曰。言天心惓惓於求民之安。屑屑焉為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大王之遷岐。以興王業。皆天所為。而非人所及也。○朱氏善曰。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失道。天之絕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徐氏鳳彩曰。大王之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曰夏商者。以見周之先公。久矣。屬天之眷也。

**案**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子於此序無異議。但毛傳二國是殷夏。四國是

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至憎其式廓。謂憎其為惡。浸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解同。既以為指文王。故二章之天立厥配。謂為大妣。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與周國而生明君。自大伯王季時已然矣。其說亦可通。漢唐宋諸儒率從之。至朱子而謂此維與宅指女王。蓋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章二章皆屬大王。厥配亦屬大姜。明自大王已膺天眷。義尤完備。至憎作增。從程子之說。於詩解更為直捷。集傳之勝於傳箋多類此也。

○作之屏必領之其菑莊持其翳一計修之平之

其灌其柵音啓之辟婢亦之其檉丑貞其楛羌居

紀庶攘之剔它歷之其壓烏劍其柘章夜反叶帝遷

明德串古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集傳**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

者也孔氏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或

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

也灌叢生者也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

楊赤色生河邊陸氏璣曰一名楛音也腫節似扶老

可為杖者也陸氏璣曰即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

長也壓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弓

人取榦。柘為上。檠桑次之。○嚴氏祭曰。禹貢。明德。謂明  
青州。厥篚檠絲。注云。檠桑蠶絲。中琴瑟弦。

德之君即犬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

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

○此章言犬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

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犬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

漸次開闢如此。歐陽氏修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

邑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

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

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蓄翳。則因其

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樗。凡木

則芟除之。檠。柘。美材。則攘剔之。蓋皆順理而為之。舉此

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嚴氏祭曰。犬王之

遷岐。天非徒遷之也。將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堅固不

易也。蓋曰。犬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彭

氏執中曰。犬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

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為帝遷之。帝遷之。則天

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

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

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息井反

其山柞棫斯拔

蒲貝反

松柏斯兌

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自大

音泰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

友叶羽則友其兄叶虛則篤其慶叶祛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息浪反奄有四方

**集傳**賦也拔兌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

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

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李氏樗曰孝悌

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

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

在忽逐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

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

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

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

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

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

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

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

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彭氏執中曰。大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修其德而有以篤其慶。

使犬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犬伯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犬伯也王肅曰犬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犬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也○犬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犬伯之心見犬伯為知人達命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犬伯也○朱子曰犬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犬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黃氏翰曰犬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

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犬王之志也是犬伯之讓上以繼犬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真氏德秀曰王季之友犬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之使犬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嚴氏榮曰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松柏兌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與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此作邦作對由於犬王王季之時蓋犬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朱氏善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犬伯讓王季之日犬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犬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犬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此大邦。

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

受帝祉。音施以鼓反于孫子。叶獎里反

**集傳**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

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

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

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

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

有尺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又清靜其德音。使

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孔氏穎達曰。王

其追號為王。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

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集說**鄭氏樵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

立者。天也。○嚴氏粲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

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克長。能為人長。克君。能為人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克順。能和其民。克比。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也。○朱氏善曰。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何氏楷曰。王此大邦。是據理之詞。言王季之克長克君如此。雖進而興王業於此大邦之地。無所難者。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美。餞面反誕先

登于岸。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反侵阮魚宛反

徂共。恭音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徂旅。以

篤于周祜。候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集傳**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

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嚴氏粲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託之帝。謂者。言文王之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王之心。天實知之也。

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美。愛慕也。言

肆情以徇物也。朱氏善曰。畔者。疎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美者。心之慕乎

也。外。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媾。姓之國。梁氏益曰。密須子爵。

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皇輿表

平涼府靜寧州。涇州。今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

之共池是也。張子曰。共。阮。皆在涇州。今有共池。即其旅

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荅也。○

入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美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

自濟。朱氏公遷曰。曰溺。曰流。曰濟。皆與經文登岸相應。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

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

及也。彭氏執中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美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是以

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

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

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美也。王氏

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美。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此

文王征伐之始也。

**集說**呂氏大臨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美。皆有心者也。○朱子曰。此

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美。上說起。後面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功夫。此

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

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輔氏廣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一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嚴氏粲曰。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朱氏善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禮。侵阮徂共。不知恤小之義。此天理所當怒。而王法所當誅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阿反度待洛反

其鮮息淺反。爾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集傳**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

穎達曰。鄉人嚮望之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

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嚴氏粲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

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胡氏一桂曰。侵與侵于之疆同義。

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鄭氏康成曰。後竟徙都於豐。○孔氏穎達曰。大王初遷已

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為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胡氏一柱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梁氏周祐以對天下之實事耳。今咸陽故安陵城周邑也。地志安陵隸扶風在岐南。今在京北府咸陽縣。皇輿表隸陝西。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輔氏廣曰。文王之兵侵密。乃濟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嚴氏曰。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

寧接壤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之地。密人恃強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可謂公天下以為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美之私耶。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眾。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雖未為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劉氏瑾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蔣氏悌生曰。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為。而共阮之地來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本有疆境之限。而萬邦歸向。同有不自觉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反。

文王之什

五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

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音與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集傳**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

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呂氏祖謙曰。不長夏以

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

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

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則法也。仇方。讐國也。呂氏祖

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彭氏執中曰。以諸侯之國為

氏曰。仇方。兄弟與國也。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鈎

即崇也。援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孔氏穎達曰

般作雲梯。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

以攻宋。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孔氏穎達曰。兵書有作臨車衝

衝俱是車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皇輿表。今西安墉城

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

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

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

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

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劉氏瑾曰。明德者。文王之德

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

文王之什

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朱氏公遷曰。朱子以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為一類。皆有深潛不露之意。猶中庸不顯。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嚴氏粲曰。不識篤恭之妙也。天理自然謂之則。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集說**

程子曰。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文王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蘇氏轍曰。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

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嚴氏粲曰。此章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伐崇張本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哀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帝謂文王。是設為上帝教戒之詞。此章帝謂文王。則設為上帝愛念而稱美之詞也。語意不同。

○臨衝閑閑

員反

崇墉言言

執訊

連連

攸馘

古獲

反安安

叶於

是類是類

馬嫁反

是致是附

叶上

文王之什

四方以無侮臨衝並芘芘

音弗叶分聿反

崇墉仡仡

魚乞反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叶虛屈反

四方以無拂

叶分聿反

**集傳**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

孔氏穎達曰王藻云聽嚮任左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安安不輕暴也類

將出師祭上帝也

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乎上帝則類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

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

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

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氏俊卿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

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

來附也芘芘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

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

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訊馘必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

後乃

○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

程子曰暴明其

罪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

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

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

也。劉氏瑾曰。此其三。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劉氏瑾曰。此其復伐之日乎。此所

謂文王之師也。朱子曰。皆城下之戰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伐崇。而威德

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

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

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

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程子曰。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

服。王功之成也。○李氏樗曰。文王之所伐者。但崇國耳。而四方之國。無有侮慢拂戾之者。以文王之罰當其罪

故也。○輔氏廣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

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蔣氏悌生曰。王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

人之歸德。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黃氏佐曰。兩設帝謂文王之語。為伐密伐崇。張本見文王伐密。非有欲心

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欲張其聲威氣焰。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

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已之心乎。○瞿氏景淳曰。無侮。謂土師不暴。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無拂。謂王師無敵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貳之心。

**總論** 徐氏常吉曰。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與王者。一本於天。非人力也。○錢氏天錫曰。大王遷

岐。疑於畏狄。不知眷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於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

也。文王伐崇伐密。疑於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 皇矣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

一章言天命大王

嚴氏粲曰。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

述大王遷岐也。○劉氏瑾曰。兩章稱帝者三。稱王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於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即大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大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嚴氏粲曰。三章明德而然也。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劉氏瑾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

## 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劉氏瑾曰。五章

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詩與緜相類。緜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畧。蓋詳其始而畧其終也。此詩首

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畧其始而詳其終也。○朱子詩傳遺說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眾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  
 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為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經始靈臺叶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

居力反

庶民子來

叶六直反

**集傳**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服氏虔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劉氏瑾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

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

營表鄭氏康成曰營表其位○孔氏

穎達曰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劉氏瑾曰

韻注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游觀皆取其高明也

文王之臺方

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

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命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

事不召自來也張氏栻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臣之相與如此○陳氏櫟曰不欲其急

而過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

曰靈沼此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

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

也○李氏樗曰文王經營之心本不欲亟也第以庶民

慕文王之德名為靈臺如子之事父而來築之也鄒侍

郎曰庶民子來非強之也在彼者實子來也不日成之

非迫之也在我者實勿亟也為上者惟恐民之勞苦為

下民者乃不憚其勞苦以從上見民之樂從也觀左傳

曰築郎圃季文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

以勸民也蓋速成者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

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為愛君也

○呂氏祖謙曰文王之作臺至於望氛禳觀民俗以察

天人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

○王在靈囿

叶音郁

鹿

攸伏

鹿濯濯直角白

鳥翯翯

反王在靈沼

叶音灼於

鳥物

魚躍

**集傳**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穎達曰。春

秋築鹿囿。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呂氏祖謙曰。說文曰。囿。苑有垣也。鹿。牝鹿

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氏彝曰。鹿易驚。易逸。王

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也。濯濯。肥澤貌。騞騞。潔白貌。靈沼。囿之中

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

言之。○呂氏祖謙曰。鄒氏曰。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

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嚴氏粲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

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頰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

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朱氏善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

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

肥也。見其鳥之騞騞。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

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已。

○虞音巨業維樅七山反 貴扶云反 鼓維鏞音庸於論盧門反

鼓鐘於樂音洛 辟音璧 廡

**集傳**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音筍 業。柶上大

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穎達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

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樅業上懸鐘磬處。以

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胡氏一桂曰。段氏曰。筍

牙。筍之兩端。又有璧嬰。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虛所以架鐘磬。崇牙璧嬰。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

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嬰。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

鼓也。陸氏德明曰。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劉氏賁亦作鼓。

中圍堵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

之一。鋪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靡。澤也。

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

者。故曰辟靡。孔氏穎達曰。水旋邱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水下

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

宮。說者以為辟靡。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

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靡。說者以靡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

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

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

亦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雍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

和之至也。○范氏處義曰。於論者。歎其鐘鼓得倫理也。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雍為可樂也。昔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為先。故文王亦論樂於學也。○呂氏祖謙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勢。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二事哉。○劉氏瑾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游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鼉鼉

徒河

鼓逢逢

薄紅

蒙音

聵音叟奏公

**集傳**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陸氏佃曰

夏小正云。剝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無眸子曰聵。古者

樂師皆以聵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

鼉鼓之聲。而知蒙聵方奏其事也。

**集說**

嚴氏粲曰。申言鼓鐘辟雍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

厭之辭也。

**總論** 饒氏魯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成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嚴氏粲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

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

則民之愛戴者深矣。○陳氏櫟曰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廱教

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朱氏善曰靈臺遊觀辟廱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

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

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始將與賢者共之也。○郝氏敬曰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

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難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

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

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也。○王氏志長曰庶民于來民之太和鹿鹿攸伏於物魚躍物之太和也。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君臣之太和也。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

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氏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皆無明文。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則辟靡及三靈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靡。大射養孤之處。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二后在天。王配于京。

叶居良反

**集傳**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

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

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

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

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

者。○朱子語類。問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朱氏善曰。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

責者其必知所法矣。○鄒氏泉曰。此言先緒之所從來者已久。因言三后之精神上與天合。總見所傳之緒於今為烈。難於其為配。而武王則能繼緒而有天下也。

**附錄**

毛氏萇曰。武繼也。○鄭氏康成曰。下猶後也。○孔氏穎達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

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王氏安石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呂氏祖謙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但詩言世有哲王。三后在天。所謂三后者。不得不指

大王王季文王也。文王既列於三后之中。則下武作文武於詩。義為複矣。即朱子亦闕疑而未定也。故先儒都從毛鄭之訓。以詮經。似亦可通。

反尤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孚叶

**集傳**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

繼之也。○李氏樗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而長言合於

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犬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

大統未集。至於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陳氏鵬飛曰。三后之孚

著於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嚴氏

曰。武王所以配三后于京者。以其善繼述也。所求者先

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

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

陳氏櫟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

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

能配三后矣。○朱氏善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

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

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

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

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

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傳**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

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此孝可

為法耳。曹氏粹中曰。孝思猶舜見堯於羹牆。○徐氏光

啓曰。維則者。當繼緒則以繼緒為孝。當變通則

以變通為孝。有國則以國孝。有家則以家孝。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

何足法哉。

**集說**

陳氏鵬飛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朱子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劉氏瑾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蔣氏悌生曰。孝者。根於人心之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上。而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為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善。又孰有明著於此者乎。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其嗣服。叶

反北

**集傳**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朱氏

公遷曰。此則天。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

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

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

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嚴氏粲曰。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朱氏公遷曰。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嗣服也。嗣服對求德言。求德是繼志。嗣服是述事。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徐氏光啓曰。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為能闡揚光大而已。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

**集傳**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

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集說** 輔氏廣曰。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之事。則來世亦必能繼先王之迹矣。如此則於萬斯年。世有哲王。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朱氏公遷曰。此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朱氏善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作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集傳**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

史記

商君傳。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劉氏瑾曰。事見周顯王時。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

**爾**

輔氏廣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王氏炎曰。受天之福。則四

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集說**

黃氏樞曰。孝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懽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陳氏

樂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何氏楷曰。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

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總論**

輔氏廣曰。首章言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

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陳氏櫟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錢氏天錫曰。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求德。在子孫為繩武。在今日為媚茲。在萬年為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之什

**集傳**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

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

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集說**

黃氏樵曰。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

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

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

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

曰成王之孚也。

文王有聲。適

尹楠反駿

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

成。文王烝哉。

**集傳**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呂

大臨曰。烝君也。衆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

皆所以得衆為君也。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朱氏公遷曰。聲聲

同。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

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集說**

曹氏粹中曰。文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

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輔氏廣曰。文

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

過是求天下之安寧。而欲觀其功底於成耳。此所以克

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於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之判也。今文王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丞哉。

**集傳**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嚴氏粲曰。國

不。是以容。乃作。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孔氏穎達曰。武功。非獨伐

崇而已。所伐邠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

乃作邑也。○范氏處義曰。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

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伐崇之後。遂徙

都豐。蓋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此文王之盡君道也。

○朱氏善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

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

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

徐氏常吉曰。受命者。詢爾仇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

是也。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亦天意也。奉若

天道。豈不克君。

○築城伊瀆。反。沉域。作豐伊匹匪棘。反。居力。其欲。禮記

通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丞哉。

**集傳** 賦也。滅。陸氏德明曰。成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閼有



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  
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榦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呂氏大臨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曹氏粹中曰。垣非榦不立。猶四方以豐為根本。而豐以文王為根本。○王氏曰。休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榦。無形之勢也。○朱氏公遷曰。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榦。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鄒氏泉曰。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集傳**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孔

穎達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入于河。是澧水入渭。東注于河。○嚴氏粲曰。澧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錫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蘇氏轍曰。皇天也。武王之辟君也。○言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辟君也。○言

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季氏本曰。言豐水係於王業之成。為下章遷鎬張本。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水之流。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董氏道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嚴氏粲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朱氏善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唐氏汝諤曰。上注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直曰來同。則盡乎人矣。維翰只有所倚賴之意。而維辟則實以之為君。而政教號令無不從之也。○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於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於武王。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也。

不從之也。○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於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於武王。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

反北 皇王烝哉。

**集傳**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

里。

呂氏祖謙曰。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

豐亭鎬池也。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大王邑岐。

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

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劉氏彝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之來

王非豐邑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焉。○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意亦是如此。

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集說**

劉氏濟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輔氏廣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嚴氏

桑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

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

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朱氏善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

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攸同

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

亦可見矣。○唐氏汝諤曰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

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於文德故首以辟靡為言。

○何氏楷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

叶居維龜正。

叶諸之武王。

盈反之武王。

# 成之武王烝哉

**集傳**

賦也考稽董氏道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

以齊眾志也洪範稽宅居正決也嚴氏粲曰以吉凶取

疑以汝則從為至兆以正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

定之也言也劉氏瑾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

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諡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

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集說**呂氏大臨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

下君也○曹氏粹中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則正龜

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為遷都邑也則

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維龜正之則筮可知

矣○輔氏廣曰此章言武王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

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鈕里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叶獎武王烝哉

**集傳**

與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

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

豈無所事乎鄭氏康成曰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

實以功業為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

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王氏安石曰。雖詒之以謀。或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或

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

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輔氏廣

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

興體。

**集說**

朱氏公遷曰。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謀孫翼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人之業。此遷豐遷鎬之本意也。○朱氏善曰。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徐氏常吉曰。當武王時。一統

大定。而伊滅之制。隘不能容。使武王不遷。則繼世之下

有不得辭其責者。故身任其責。以靖人民。民安而子孫

亦安。無勞締造。坐享盈成。其規模之宏遠。蓋為萬世

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謂之克君信矣。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上四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四章言武王遷鎬之事。析言之。首章言遷豐之由。次三章詳其事。五章言遷鎬之由。末三章詳其事。○姚氏舜牧曰。文王之心。追孝武王之心。詒謀總之。只是適求厥寧。○郝氏敬曰。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

### 文王有聲八章。五句

**集傳**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

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

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

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

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呂氏祖謙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

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輔氏廣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

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

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

不一而足耳。○劉氏瑾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

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靡。則非不

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集傳**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

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

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

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文王之下十餘代。六代四百二十四年。不。一。而。又。其。○。隱。凡。其。曰。武。文。文。王。而。不。文。王。左。王。之。為。於。於。天。下。效。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對。世。下。辭。凡。無。可。言。意。言。然。為。以。證。

